

张克 编选

龍

龙的国度
龙的土地
龙的传人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I 26. / 23

I26
Z3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龍

张克 编选



893040

I26

Z34

893040

责任编辑 王才禹
封面设计 石俊生
技术设计 熊毅

龍

张克 编选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120千字 23插页

印数1—2,000册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21-00367-X

1.90 定价: 2.95元

张 克

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

— 序

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
它的名字就叫中国；
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
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

一曲《龙的传人》，唱遍了神州大地和海外华族社会。凡是炎黄子孙，不管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，还是居住在香港、澳门、台湾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，都会以自豪的心情承认：龙是中国的象征；中国大地是龙的土地；中国人是龙的传人。更有趣的是，外国人也喜欢以龙的形象看待中国和中国人。

然而一说到龙，人们又会顿生疑问：龙是什么？到底有没有龙？认真思想这些问题；很有意思；来回答这些问题，更有意思。

“龙，鳞虫之长，能幽能明，能细能巨，能短能长；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渊。”这是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的描绘。

“它，集中了所有动物的美和力：鹿的角，虎的眼，狮的鼻，牛的耳，鹰的爪，马的鬃，鱼的鳞，蛇的身。”这是今人对龙的形象的概括。

中国的文化可以称作龙的文化。在神州大地上以“龙”作为地名的数以千百计。民间喜庆娱乐活动与龙有关的名目繁多，诸如舞龙、游龙、赛龙、龙灯会等。就舞龙这项表演而言，又有金龙、银龙、火龙、沙龙、醉龙等等。古往今来，关于龙的资料是异常丰富的。纵观种种有关龙的古代传说、论著和各民族民间故事，在人们心目中，所谓龙无非是两类：一类是考古学、生物学上的龙；另一种是历史学、民俗学上的龙。

到底有没有龙的问题，本来似乎已成定论。古生物学上的龙是有的，那是指一些巨大的有四肢有尾或兼有翼的爬虫，如恐龙、鱼龙、飞龙等。其有力的证明是山东莱阳、云南禄丰、黑龙江嘉荫、四川自贡等地发现的恐龙化石。而古代传说中的龙，那种有鳞、有须、而且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，则是没有的。“龙是我国先民想象出来的自然神”，而且“龙的创造是出于他们在密云骤雨中观察

霹雳闪电的形象而萌发的灵感。”（胡孚琛：《谈龙说凤》）“严格地说，这是一个历史学、民俗学的问题，而不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。”（秦牧：《华族与龙》）可是近年来却有人通过充分的考证揭示说：“无论是古生物学的实地发掘，还是古文献的记载都表明：在中国古代，确实曾存在过这样一种令人恐怖，并且因而也令人敬畏的巨型爬行动物，这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‘湾鳄’的那种巨型鳄鱼。”

（何新：《中国神龙之谜的揭破》）古生物学上的龙，古代传说中的龙，以及对龙的种种研究，都显得非常有魅力。

关于龙的古代传说，以闻一多的三篇文章包罗得最为丰富。这三篇文章是：《伏羲考·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》、《龙凤》、《端午考·龙的节日》。闻一多的文章，既是集龙的古代传说大成之作，也是考证和研究龙的神话传说的学术论文。龙的形象是怎样形成的？龙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为什么这样有势力？它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帝王的符瑞？闻一多对这些问题都作了有力的解释。

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，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崇奉龙的。从民俗学的角度看，龙的形象要算是最为变化多样、丰富多彩的了。这里选录的有汉族、布依族、侗族、藏族、傣族、白族、回族、畲族的民间故事。民间故事中的龙，随意性更要大一些。黑龙江为什么叫黑龙江？《秃尾巴老李》的故事很优美。“秃尾巴老李在黑龙江住下来

了，黑龙江的水才黑了，黑龙江才叫黑龙江。”而九龙江呢，是九色巨龙变成的大江（《九龙江的传说》）。龙的传说大多充满了残酷的斗争。小黄龙治服大黑龙的故事，说了善与恶的斗争（《小黄龙和大黑龙》）。家喻户晓的八仙故事，许多都与龙有关，最有意思的是韩湘子的出身是龙（《韩湘子出世》）。“要找龙宫，先找龙洞。”（《插龙牌》）“龙宫里确实是有龙的，而且龙宫的龙是红色，象霞光一样的红色；它能飞上天，当然就必定是有翅膀的；它会咳嗽，而且咳嗽之声大得惊人；据说，它还有角，象当地盛产的斑竹笋一样的角。”（《龙宫传说》）

在古典文学中，龙的形象和龙的传说都进入了作家的创作。前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，作家在第九回和第十五回中刻划了一个老龙王和一个小白龙的形象。后者则以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为代表，作家在第四十三回用了一个《铁溪龙神嫁妹子》的民间故事。当然，在这里，同在许多民间传说中一样，“龙”都被人格化了。

龙的传说随着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的现代化，而在更多地增添着现代色彩。在这方面，秦牧有一段话说得很好：“龙的形象，毕竟已经越过历史的门限，跨进现代社会来了。……过去，神话在支配人，现在，人在欣赏神话。过去，人匍匐在龙的图腾之下，现在，龙的形象增添了人间的生活情趣。作为现代人，让我们抹去龙身上的灰尘，使它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宠物吧！因为，它也已经现代化了。”

1988年，是戊辰年，龙年。谨以这本小册子，
奉献给这个吉瑞的年头，奉献给龙的中国、龙的土
地、龙的传人，奉献给海内外整个华人世界。

1987年10月29日

目 录

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(序)	张 克 (1)
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	闻一多 (1)
龙凤	闻一多 (42)
龙的节日	闻一多 (48)
华族与龙	秦 牧 (56)
谈龙说凤	胡孚琛 (62)
龙与舞蹈	费秉勋 (80)
“黄帝骑龙登天”非神话而为	
“妄言”议	骆宾基 (83)
中国神龙之谜的揭破	何 新 (90)
九龙江的传说	(汉 族) (108)
秃尾巴老李	(汉族 黑龙江) (114)
火龙	(汉族 云南) (120)
韩湘子出世	(汉 族) (128)
龙宫传说	张 克 (131)
布依龙	(布依族) (142)

- 小白龙与花桥…………… (侗 族) (147)
- 哥哥龙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(傣 族) (151)
- 小黄龙和大黑龙… (白族 云南大理) (154)
- 插龙牌…………… (回族 云南) (161)
- 高辛与龙王…………… (畲 族) (166)
- 住在女树上的龙…………… (藏 族) (174)
-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
 犯天条…………… 吴承恩(177)
-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
 …………… 吴承恩(194)
- 铁溪龙神嫁妹子…………… 吴敬梓(204)

中国书法家笔下的“龙”

外国书法家笔下的“龙”

中国古墨拓印上的“龙”

“驭龙纹瓶”——中国民间陶器上的“龙”

“鱼龙飞翔”——中国挂盘艺术上的“龙”

鱼龙纹背扇图案 (水族) ——中国民间剪贴补
 绣艺术上的“龙”

“双龙戏珠”——北京九龙壁上的“龙”

中国民间舞龙 (贵州)

四川自贡“恐龙灯会”上的“龙”

贵州镇远青龙洞壁上“金龙”

中国人民邮政邮票上的“龙”

中国年画上的“龙”

龙的传人 (歌曲)

闻一多

从人首蛇身像 谈到龙与图腾

一 人首蛇身神

人首蛇身像实有二种。一种是单人像，可用上名。一种是双人像，可称为人首蛇身交尾像。后者在我们研究的范围里尤其重要。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交尾像计有七件。今就画像的质地分为二类，一是石刻类，二是绢画类。画像中的人物即伏羲女娲夫妇二人，早有定论。但那人首蛇身式的超自然的形体，究竟代表着一种什么意义？它的起源与流变又如何？这些似乎从未被探讨过的问题，正是本文所要试求解答的。

文献中关于伏羲女娲蛇身的明文记载，至早不能超过东汉。

王逸《楚辞天问注》“女娲人头蛇身。”

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“伏羲鳞身，女娲蛇躯。”

曹植《女娲画赞》“或云二皇，人首蛇形。”

《伪列子·黄帝篇》“庖牺氏，女娲氏……蛇身人面。”

《帝王世纪》“庖牺氏……蛇身人首”，“女娲氏……亦蛇身人首。”（《类聚》二引）

《拾遗记》“又见一神，蛇身人面……示禹八卦之图，列于金版之上。……蛇身之神，即羲皇也。”

《玄中记》“伏羲龙身，女娲蛇躯。”（《文选·鲁灵光殿赋·注》引）

不过《鲁灵光殿赋》虽是东汉的作品，所描写的则确乎是西汉的遗物。

灵光殿是鲁恭王余（前154—前127）的建筑物。赋中所描写的是殿内类似武梁祠刻石的壁画。从恭王余到王延寿约三百年间，殿宇可以几经修葺，壁外层的彩色可以几经刷新，但那基本部分的石刻是不会有变动的。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，在西汉初期既已成为建筑装饰的题材，则其传说渊源之古，可想而知。有了这种保证，我们不妨再向稍早的文献中探探它的消息。

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曰：

“南方……有人曰苗民。有神焉，人首蛇

身，长如辕，左右有首，衣紫衣，冠旃冠，名曰延维。人主得而飧之，伯天下。”

郭璞《注》说延维即《庄子》所谓委蛇，是对的。委蛇的故事见于《庄子·达生篇》：

“桓公田于泽，管仲御，见鬼焉。公抚管仲之手曰‘仲父何见？’对曰‘臣无所见。’公反，诒诒为病，数日不出。

“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‘公则自伤，鬼则恶能伤公？……’”

“桓公曰‘然则有鬼乎？’曰‘有。沈（湛，释文，水汙泥也）有履，灶有髻。户内之烦壤，雷霆处之。东北方之下者，倍阿鲑蜚跃之，西北方之下者，则洸阳处之。水有罔象，丘有莘，山有夔，野有彷徨，泽有委蛇。’公曰‘请问委蛇之状何如？’皇子曰‘委蛇，其大如毂，其长如辕，紫衣而朱冠。其为物也恶雷①，闻雷车之声，则捧其首而立。见之者殆乎霸。’桓公辍然而笑曰‘此寡人之所见者也。’于是正衣冠与之坐，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。”

关于“左右有首”，也许需要一点解释。《山海经》等书里凡讲到左右有首，或前后有首，或一身二首的生物时，实有雌雄交配状态之误解或曲解。（正看为前后有首，侧看为左右有首，混言之则为一身二首。详

下。)综合以上《山海经》和《庄子》二记载，就神的形貌说，那人首蛇身，左右有首，和紫衣旃冠三点，可说完全与画象所表现的相合。然而我们相信延维或委蛇，即伏羲女娲，其理尚不只此。(一)相传伏羲本是“为百王先首”的帝王，故殄之或见之者可以霸天下。(二)上揭洪水故事1，2，3，4，12，13，18，都以雷神为代表恶势力的魔王，他与兄妹的父亲（即老伏羲）结了仇怨，时时企图着伤害老伏羲，最后竟发动洪水，几乎将全人类灭绝。这一来，伏羲怕雷不是很自然的么？所以在《庄子》里，委蛇“闻雷车之声，则捧其首而立”，是不为无因的。最后，也最重要的，是（三）那以伏羲女娲为中心的洪水遗民故事，本在苗族中流传最盛，因此芮氏疑心它即起源于该族。依芮氏的意想，伏羲女娲本当是苗族的祖神。现在我既考定了所谓“延维”或“委蛇”者即伏羲女娲，而《山海经》却明说他们是南方苗民之神。这与芮氏的推测，不完全相合了吗？

《海内经》据说是《山海经》里最晚出的一部分，甚至有晚到东汉的嫌疑。但传说同时又见于《庄子·达生篇》。属于《庄子·外篇》的《达生篇》，想来再晚也不能晚过西汉，早则自然可以到战国末年。总观上揭所有的人首蛇身神的图象与文字记载，考其年代，大致上起战国末叶，下至魏晋之间。这是一个极有趣的现象，因为那也正是古帝王的伏羲女娲传说在史乘中最活跃的时期。最初提到

伏羲或伏羲氏的典籍，是《易经》（《系辞下传》），《管子》（《封禅篇》，《轻重戊篇》），《庄子》（《人间世篇》，《大宗师篇》，《胠篋篇》，《缮性篇》，《田子方篇》），《尸子》（《君治篇》，又《北堂书钞》153引佚文），《荀子》（《成相篇》），《楚辞》（《大招》），《战国策》（《赵策》二）。女娲则始见于《楚辞》（《天问》）和《礼记》（《明堂位篇》），《山海经》（《大荒西经》）。二人名字并见的例，则始于《淮南子》（《览冥篇》）。他们在同书里又被称为二神（《精神篇》），或二皇（《原道篇》，《繆称篇》）。不久，在纬书中（《尚书中候》，《春秋元命苞》及《运斗枢》），我们便开始看见他们被列为三皇中之首二皇。大概从西汉末到东汉末是伏羲女娲在史乘上最煊赫的时期。到三国时徐整的《三五历记》，盘古传说开始出现，伏羲的地位便开始低落了。所以我们拟定魏晋之间为这个传说终止活跃的年代。史乘上伏羲女娲传说最活跃的时期，也就是人首蛇身神的画像与记载出现的时期，这现象也暗示着人首蛇身神即伏羲女娲的极大可能性。

因左右有首的人首蛇身神而产生的二首人的传说，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发现的。

“睽孤，见豕负涂，厥妖人生两头。”（京房《易传》）

“平帝元始元年……六月，长安女子生儿，两头异颈。面相乡，四臂共匈，俱前乡。”

……”（《汉书·五行志》下之上）

“蒙双民。昔高阳氏有产而为夫妇，帝放之此野，相抱而死。神鸟以不死草覆之，七年男女皆活，同颈二头四手。是为蒙双民。”（《博物志》二）

最后一故事说“同产而为夫妇”，与伏羲女娲以兄妹为夫妇尤其类似。看来，不但人首蛇身像的流传很早，连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，在汉族中恐怕也早就有了。

二 二龙传说

揣想起来，在半人半兽型的人首蛇身神以前，必有一个全兽型的蛇神的阶段。《郑语》载史伯引《训语》说：

“夏之衰也，褒人之神化为二龙，以同于王庭，而言曰‘余，褒之二君也。’夏后卜杀之，与去之，与止之，莫吉。卜请其簋而藏之。吉。乃布币焉，而策告之。龙亡而簋在，禊而藏之，传郊之，殷周莫之发也。及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，簋流于庭，不可除也。王使妇人不帟而澡之，化为玄黿。”

“同”即交合之谓。《海内经》“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

缘妇。”郭注曰“同犹通淫之也”，《急就篇》亦有“沐浴揄揆寡合同”之语。“二龙同于王庭”使我们联想起那“左右有首”的人首蛇身交尾像。

“二君”韦注曰“二先君”，《史记·周本纪·集解》引虞翻曰“龙自号褒之二先君也。”由二龙为“同于王庭”的雌雄二龙推之，所谓“二君”自然是夫妇二人。夫妇二人有着共同为人“先君”的资格，并且是龙的化身，这太象伏羲女娲了。伏羲本一作包羲，包褒同音，说不定伏羲氏与褒国果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。至少我们以这二龙之神，与那人首蛇身的二神，来代表一种传说在演变过程上的前后二阶段，是毫不牵强的。

在现存的文献中，象《郑语》所载的那样完整的故事，那样完好的保存着二龙传说的原型，不用说，是不易找到第二个的。不过关于这传说的零星的“一鳞半爪”，只要我们肯留心，却几乎到处都是。现在我们略举数例如下：

（一）交龙

“交龙为旂。”（《周礼·司常》）

“昔黄帝驾象车，交龙毕方并辖。”（《风俗通·声音篇》）

“锦有大交龙，小交龙。”（《邺中记》）

什么是交龙？郑玄注《周礼·司常》“诸侯建旂”曰“诸侯画交龙，一象其升朝，一象其下复也。”